

社 會 言 情 小 說

紅 葉 記

耿 曉 堤 著

北 平

北 京 書 店 刊 行

言 情 小 說

紅 葉 譜

耿 曉 堤 著

北 平

北 京 書 店 刊 行

目次

第一章 世事爲棋局……………一

第二章 棋錯一步滿盤輸……………一六

第三章 落子爲棋回着算輸……………四〇

第四章 觀棋不語真君子
見死不救是小人……………五三

言情小說

紅葉譜

(全一冊)

耿曉堤著

第一章 世事如棋局

教員休息室的一角，正有兩個青年教員在擺棋，那個叫孫雁行的擺黑子，那個余朝暉的擺白子，這一局棋，正擺在中間，緊張激烈的時候。棋勢越激烈，雙方越沉靜，都絞盡腦汁思考。孫雁行的黑棋一角，被白的侵入，居然要在黑角中謀得好路，白棋若在角中活了，黑棋便死，黑棋若活，白棋必死。按情理說，這角本是黑棋勢力，孫雁行以爲白棋絕不會作活。但他一時不慎，白棋居然站得脚步，似乎比黑棋還要穩當。孫雁行一看，這種不能再馬馬虎虎的往下擺，越擺自己的氣越緊，還是想方法破白棋的眼，使面白棋不能作活，然後自己才能穩當，至不濟也可以雙活，平分春色。可是這時余朝暉並不希望雙活，因爲自己的路子佔的並不寬，雙活太不上算，還是想法叫黑棋不得活才好，黑棋若死，自己便可大勝，若是失敗，自己亦損失不大。所以他一步不放鬆。於是黑棋便顯得吃力多了，步步總走後手。他惟一挽救的法子就是奪回先手來。先發才能制人。可是奪回先手却非常不容易，余朝暉總是佔着先的。孫雁行費了絕大的腦力，最後走成的結果是一劫活，一就看誰的劫多了，孫雁行看了看劫打不過余朝暉的，劫若是打不過，那個角兒便犧牲了。以外還有兩個法子，一個法

子是緊旁邊那塊白棋的氣，旁邊白棋一死，自己黑棋不打劫也可以活，但白氣却長得很，一時包圍不住還有一個法子是自己衝出去，和其他的黑棋打通一條路連在一起，可是白棋圍得很嚴，打通是不可能的，他着急的了不得，夾着一個棋子，怎麼也下不去，看着發怔，臉也紅了。他道：「老余，你這人性情不大好，過於毒，過於毒的人，對於壽命不會長的人應當往大方裏作。」孫雁行牽掣於余朝暉的人格問題。余朝暉以為下棋是下棋，手段是手段，精力往大方裏作固然很好，但是輸棋却又有何意味呢？他明知道輸贏沒關係，但輸了總不好意思，度量是一個問題，尊嚴也是一個問題。打官司和打仗的，多一半是爲了致氣的緣故。即或自己輸了，對方也未必看輕自己，但自己心裏總不快活。他道：「勝固欣然，敗亦可喜，你別着急呀！」他引了蘇東坡一句典，來寬慰孫雁行，他是甯願多說幾句好話，也不願輸給他。他很好勝。固然他也想達觀，但不由心裏不願下人，這時有別人走了過來，看着他們下棋，究竟是什麼結果，平常孫雁行總自稱他是學校中的國手，一旦敗在余朝暉手裏，太不好看。孫雁行和余朝暉不但同事，而且也是同學，不過，兩個人不一系，孫雁行是數理系，余朝暉是國學系，兩個人的功課正相反，他們兩個人的認識是在學生俱樂部擺棋認識的，兩個人都好下棋，畢業後也回到中學來教書。休息的時間，兩個人便下棋，論功夫，孫雁行下的功夫大，他真抱着棋譜着。余朝暉完全仗着他的聰明。兩個人下起棋來，孫雁行，拿着棋子，半天不下，一目一日的數半天，余朝暉拿起就走，但大致還不差，他不常看譜，但是看過一回譜，他就能應用，孫雁行光是死背，兩個人一下起來，真能廢寢忘餐，若是有功課，也

把這盤棋放在那裏不動，下課之後，再接再厲。上課的時候一邊講着書，一邊想着這盤棋，有的時候，講着講着就把棋譜的話給說下來了。今天這盤棋，孫雁行是要大敗的，但是他不服氣，他總說是有法救的，其實並沒有。余朝暉道：「不必走了，算輸了吧。」孫雁行道：「輸了好，還一敗的。」余朝暉道：「沒有救了。」孫雁行道：「那不一定，譜上時常有起死回生的着兒，着着已是死了，由是先上幾步，便能通體全活。」余朝暉道：「我也明白，但是這盤棋是沒救了，你若不信，今天先把它擱起來，你想一夜的法子，明天再接着擺。」孫雁行道：「不，今天就能想出來。」余朝暉道：「那麼你老不下，我跟你耗不起。」這時別人說着也，成，可巧來了解圍的了，開門進來一個女生，樸素美麗，她叫方碧容。方碧容不但美麗，而且功課還特別好，她是全校的高材生，不但余朝暉同孫雁行喜歡她，就是別位先生，沒有不喜歡她的。她是全校的寵兒，連同學的都愛她，她也不特別打扮，但無論穿什麼，都是美麗。她穿什麼，大家都得學她。她進來道：「孫先生，這道題，我還不明白，你給講講。」喲，這兒擺棋哪。明天再說吧！她故意要走的樣子，其實她一進門就看見下棋哪。孫雁行道：「完了完了，你那一道題不明白？」余朝暉一笑，也就把棋子收起。方碧容把書遞了過去，指給孫雁行看，孫雁行也早就看見了，但還裝作沒有看見的脾氣，能夠多耗她一會兒就多耗一會兒。找着之後，便給她詳細解說，她早就聽明白了，但孫雁行彷彿老說她不明白是的，翻來覆去的講。所以高材生永遠是高材生，別人倒也想高來着，可是先生就不這麼費力氣講了。方碧容道：「我明白了，我明白了。」她再三的說可

是孫雁行還捨不得犧牲這個機會，遂又問她道：「那麼這一道題你明白了嗎？」方碧容道：「這道也明白了。」孫雁行道：「那很好，在家裏最好多熟習熟習，這點很要緊。」方碧容道：「我知道。」孫雁行道：「你在家裡溫習嗎？」方碧容道：「溫習。」余先生打攪你下棋了？」余朝暉道：「我們已經擺完了。」孫雁行道：「你溫習多久？」方碧容道：「我每天溫習兩個鐘頭，余先生勝負？」她一邊答着孫雁行的話，一邊問余朝暉。余朝暉道：「孫先生輸了。」孫雁行道：「你才輸了呢，你若贏了，何必這麼急忙的收拾起來？」余朝暉笑道：「怕你不好看。」孫雁行一聽，越發臉紅，說道：「咱們再重新來一盤？」余朝暉道：「你再輸了，多不好意思？」方碧容道：「余先生總喜歡說笑話，孫先生是太認真。他替孫雁行解釋，怕孫雁行真着急。余朝暉笑了，說道：「你在家裏先溫習數學嗎？」方碧容道：「什麼功課都溫習。」她怕得罪別的先生。這時屋裏的先生們沒有不贊成她聰明的，說話十分週到。方碧容問完了功課，便拿起書來，說了一聲再見，她出去了。她出去之後，屋裏立刻顯得清靜寂寞大家都覺得無聊。余朝暉道：「我也回去了。明天見。」他也走了出來，出了校門，安步當車。走了不遠，忽然聽見後面有車鈴的聲音，他急忙躲開，叫自行車過去，誰知自行車走在他的旁邊却站住了，他一一看，騎車的却是方碧容，他不禁大喜，方碧容下了車，說道：「余先生回家嗎？」余朝暉道：「對了，你也回家了。」方碧容道：「可不是。」余朝暉道：「你騎上車走吧！」方碧容道：「我陪您走幾步。」余朝暉道：「那你回去不晚嗎？」方碧容道：「不晚。余先生最好下圍棋？」余朝暉道：「沒有事的時候，拿它消遣。」

可以省却多少金錢。」方碧容道：「不費腦力嗎？」余朝暉道：「因為樂在其中，所以並不感覺頭疼。尤其我這種下棋的方法和孫先生不同，我不大用心，一時興之所至，看到那兒就擺到那兒，絕不算計。孫先生倒是真下功夫，棋譜都要背下來。」方碧容道：「我看那樣倒苦吧？」余朝暉道：「苦倒是苦，不過孫先生並不以為苦，好勝的心盛過一切的。」方碧容道：「下棋可以看出人的性格來嗎？」余朝暉道：「可以呀，惟有以下棋，最能看出人的性格和人的修養，不過能澈底看出也不容易，因為好勝與涵養，是有點衝突的，好勝涵養，都可以說是優點。」方碧容道：「那麼怎麼才算好呢？什麼態度合適呢？」余朝暉道：「大概是好勝而不傷涵養的，算是最好吧，可是這却很難了。」方碧容道：「下棋可以看出人有學問沒有是不是？」余朝暉道：「不見得，有學問的人不見得就會下得好棋。所以下棋不能看學問，而是看腦力活潑不活潑而已。有的有學問人，擺起棋來非常幼稚；有的市俗中人，擺起棋來，下一個子如同神助一樣，那種氣魄，那種力量，玲瓏透體，絕不像其人，這也是有的，不過有學問的因為接近的緣故，所以下棋的多些能了。」方碧容道：「我時常看您和孫先生下棋，孫先生彷彿老沉思很久似的，其實孫先生那個人的日常生活，我看比您馬虎，是不是？」余朝暉道：「你這話很對可見你也很細心。所以拿一件什麼事，就批評一個人的整個兒優劣，那絕對不可能的。有的人外表看着烏兒郎當，而腦子却絕對科學，有的外表很聰明，而腦子非常遲鈍，」方碧容道：「您看孫先生聰明不聰明？」余朝暉道：「孫先生是個聰明人，他有一種常人所不及的腦力。譬如數目這種東西，在我就不成，不但強記而頭疼，

就是解算一個問題，也很吃力，但孫先生對於這問題，清楚的很。這是常人不能的，算數這個學問，不但要記憶強，而且理解力也得強才成。所以我認為凡是數學好的人，才是大智慧者。若是像文學這類的學問，究屬是小聰明。一方碧容道：「那孫先生下棋却為什麼那樣吃力呢？」余朝暉道：「棋之一品，本屬於游藝，拿它陶情冶性，却是好的，如果當作數學那樣強記硬算，就失去游藝的價值了，近代圍棋家，多以科學的精神來研究圍棋，這不如古人透澈了。所以什麼事情必須以什麼立場來看，棋的學問，却包含着許多人生哲理，如果我們以下棋的經談來，體會人生，那便得到好多益處，常言說世事如棋局，一點不錯。」他們一路上且談且行一直走了很遠，才分別了。余朝暉看着她的後影，飄然欲仙，十分愛慕，雖然自己的年齡並不大，而且也沒有結婚，但究屬是師生關係，所以他除了愛慕之外沒有一點別的思想。過了幾天，學校便放寒假了，今年的寒假特別長，大家回到家裏，各自幹各人的事情，有的乘此長時間的假期，大可作點買賣、跑跑單幫，余朝暉每天只是讀讀書，下下棋，這天，他忽然接到方碧容一封信，他深為驚奇，急忙打開一看，信裏很多，他以為她的信很長，再一細看，原來她的信裏附着兩篇稿子，那信上說：「金老師，您大概忙着過年，而我却來分佔許多時間，您不生氣嗎？這兩篇稿子，是我在學校上課時作的，屢次想求您改，只是不敢拿出來，有一天我到休息室去找您，本是想把這兩篇稿子交給您，可是到了那裏，我竟問了數學，而沒有把稿子拿出書袋來，後來在路上又遇見您我仍然沒有拿出來的勇氣，真奇怪，我怕什麼呢？請老師改稿子，不是應該的嗎？所以我現在終於給您寄了去，我有我的

要求，在憑着它以前，千萬別笑我呀，笑我以後就不寫了；在您看了以後，必須詳細的給我改一下，並且希望您寫點批評給我，越多越好。我的爸爸快要祭灶了，不寫了。祝您快樂！學生方碧容。余朝暉看了她這篇信，並不急着看稿子，而是閉目想起來，想她為什麼寫了稿子不敢交給我？以前寫了這麼多文章，也沒有這回發難。甚至她的日記還時常拿來給我看，兩篇稿子為什麼不肯痛快交我呢？怕別的先生看見嗎？但是在路上也沒有給我呀。一定是這兩篇稿子寫着什麼。一想到這裏，急忙打開這兩篇稿子一看，見一篇是一首詩，一篇是一篇信。那詩的題目是兩點，意思是說雨由天空落下來，或是落在河裏，或是落在海裏，兩點在空中悲哀了，它是落在河裏呢；是落在海裏呢？她彷彿了。余朝暉一看，知道她這篇稿子含有別的意思，她是以兩點來裏作她自己，大概她有一件事在徘徊歧途，不知怎樣好，所以感到徬徨，感到悲哀，可是她爲了什麼事了呢？他又看她那篇，那是一封信，題目是「寄給她一個師資的朋友」。余朝暉一看這個題目，心裏就一動，他又一看內容，內容却飄渺茫茫，抓不着她的衷心點，辭句是非常美麗，大概還爲了避免顯露，故意隱含着意思，所以辭藻要費一點苦功夫的。意思是說她是一個弱者，家庭是一個舊家庭，她有很美麗的理想，但這不過是理想而已，她沒有把這理想作成事實的勇氣。她覺得是理想或者比事實還美麗，還有味。余朝暉看了想不出她有一個什麼理想，這理想爲什麼會又和她的家庭有關係，看了兩遍，還不出她真的意思是什麼，他也曾經往那裏去想，想到她或者是爲了求愛，可是又不知她的對象是誰，以她遲遲不肯交，與專寄給自己這一件事推測，似乎自己應該給她一個使理想變

爲事實的機會。可是自己又不能往這裏想，如果她不是這個意思，自己往那裏想，那就算有罪了。但她若是真有這個意思，自己不住那裏想，也辜負她的一片熱情，而自己也未免太情塞不開了。想來想去，不知怎麼好了，可惜她的文章太含糊一點，其實何妨再露骨一點呢？余朝暉盡顧了給自己想，他不想想方碧容的環境困難與否。他又拿起稿子來讀，見稿子最末有一行小字，他仔細看時，寫着一稿子看完，不必給我寄來，過兩天我也許會取去的。余朝暉心裏道：「這又是什麼意思？這兩篇稿子也怕家裏人看見嗎？這也未免太小心了吧？既然她要來取，那麼就等着她來吧。他用心給改了改，字句是沒什麼可改的，意思因爲還不明白她的意思在那裏，所以也不好改。想寫點批評，也寫不出什麼話來，寫感想，更沒的可寫，不是沒有感想，而是感想太多，不知怎寫好。寫對了固然很好，若是寫不對時，那就丟人了。他又看了幾遍，把兩篇稿子放下，過了一會兒又看，他想在裏邊找出一點什麼來，他就像偵探找着一張字據，想從裏面尋出一點線索，但他越看越渺茫，她幹麼寫的這麼隱約呢？第二天，他又看，一個字一個字的看，果然又看出一點可疑的痕跡來，可是這可疑的痕跡似與自己無干。似乎她另有對象，可是這對象又不太如意，想了半天，越想越亂，乾脆別費這腦力了，等他來再說吧。他一直等了好幾天，他沒見她來，想給她寄去，她來信又不叫寄去，怎麼辦呢？後來他想起一個法子來，就是先給她封信，叫她來取。先生給學生寫信，再她來取稿子，這事沒有什麼條款吧？他拿起筆來，給她寫信道：「碧容：你的信和稿子都接到了，稿子已經看完，全都不錯，頗藻華麗極了，不過意思稍嫌晦澀，寫了幾句觀後感，

平淡之極，你那天取來呢？近來又讀了些什麼書，作了幾篇文章？」底下沒的可寫了，遂寫了自己的名子，封好寄去，過了兩天，他想她即或不取，也必定來信，誰知又等了幾天，不但人沒有來，信也沒有，他十分奇怪。是她沒有接到自己的信呢？還是自己的信寫錯了呢？裏邊的詞句，並沒有什麼不合禮貌的呀。或者是她順着我給她寫信了？或者是她根本不喜歡我，怕我追求她，可是她爲什麼又寄稿子叫我改呢？唔，也許她不是叫我改，而是暗示給我，不叫我追求。他想到這裏，又有點氣恨，又想自己並沒有向她表現過什麼神色，怎會他竟懷疑到自己追求他呢？她神經過敏嗎？可是她爲什麼又對自己親近呢？總之這是個謎，而女人之難斷，可知了。唉，這個問題也就無須研究它了，愛怎麼着就怎麼着，下棋還不用腦子，爲一個女人就這樣用腦子，太不值得了。他把稿子收了起來，多咱她來了再找，也正好表示自己並沒有把她的事放在心上。不過方碧容的影子，總是徘徊在腦際不去。他還沒有戀愛，就感覺滋味不大好受，若是真正戀上，那一定更不好受了，可是人生又不能無戀愛吧，人生必經過結婚，結婚必經過戀愛，假如戀愛真同吃藥一樣苦，那多受罪呢？戀愛就如同包着糖衣的梅毒丸，初嚐是甜的，再嚐則微有些酸，刺到核心時，便是苦的了。余朝暉因了方碧容不理他，他十分不高興，甚至從此不願再見她了。這時，有朋友約他到漢口作事，他一想，當這種教員，真是無聊，一輩子也混不出什麼來。要名沒名，要利更沒利，不但把前途完全放棄了，就是想追求一點知識，也都沒有這工夫了。幹，他決心到漢口作官，雖然作官不是爲發財，但待遇比教員高，生活也舒適，事情不太累，有閑工夫還可以讀讀書，作作詩。

而且作官的前途比較遠大。固然當教員似乎比作官高尚些，而這是一般作官的把官的行市作低了的緣故。一作官就要吃私舞弊，所以人家一聽到作官，就跟貪賄受賄連着想，其實作官是爲國爲民而服務，責任也頗重大。余朝暉抱定給老百姓謀幸福，給國家增加體力，絕對不苟且，不馬虎，以薪水的收入，足以維持生活而有餘，何必還要貪賄枉法呢？他一作了事，便把方碧容的事忘掉了，不過月白風清之時，花前月下，几淨窗明，都能引起他對於方碧容的懷念，這是一種自然的。每當他想起方碧容時，他自己也笑自己太痴，太沒出息，一個女人，何值得自己念念不忘呢？幾次的自己開導自己，方碧容的事，算是丟下了，再想起她來，也就如同想起一個普通的朋友，一閃即逝。偶爾他感到人生，真是如同下棋一個樣，有時平平常常，有時就勾心鬥角，緊張十分；有時互相打趣，拚死爭活；有時困窘着萬狀百思不解；有時步步先着，得意非常。余朝暉看透了人生，同時又見到官場的黑暗，自己多麼清白，也是白搭，於是他又灰了仕途。一轉兒去了七八年，一點成績沒有，仍是獨身一個人，太太也沒娶上，倒是有很多人給他說，他覺得夫妻是終身伴侶，若不認識清楚，那是苦惱非常的，若是先交朋友戀愛，他又得吃戀愛的苦，他有些怕，所以交了許多朋友，都沒往深裏走，只維持平淡的友誼而已。這天，他又回到北京，編輯一個報紙的副刊。多年的老友，都因爲生活的壓迫，五零四散，他都不知道他們的住處，也無由通信拜訪，他只每天作他的工作，老是放下教鞭去拿文明杖，現在又放下文明杖而拿起筆桿來，就如同那一盤棋下完了，現在又要重新擺，那盤棋下得不好，幾乎全軍覆沒。

損失很大，這回下手便略加慎重了。這人，他忽然接到一個署名紅葉的寄來稿子，是一首詩，詞藻非常美麗，他急忙給發表了。以後又連着接到幾篇，都是很好的作品，他覺得這個作家是不可限量的。他想知道這署名紅葉的究竟住在那裏，給他通個信，聯絡一下。可是稿子上面，並不附着姓名住址，無法知道紅葉究竟是誰，他便在報上登個代郵。「紅葉君：大作甚佳，即希源源賜下，尊姓名住址，亦請示知爲荷。」這個代郵登出去之後，並無回響，他很納悶。看稿子的內容與字跡，像是個女人。也許這個女人還有些奇怪，不肯露出真姓名來，也未可知，過了兩天，又接到她的信，因爲他看筆跡看得熟了，以爲她是報告她的姓名住址的，非常喜歡，急忙打開看時，裏面只是一篇稿子，仍然沒有信，而且也沒有附着姓名住址，余朝暉一想，也許這個人長得醜，怕編者看見不再登她的稿子，其實自己發稿，完全以稿的內容而定，絕不能看人的相貌如何的。她既不肯寫出姓名住址，也就算了。到了月底發稿費通知單時他想紅葉還不來具領嗎？誰知她竟犧牲稿費不要了。他也就無法，把這事揭過去。以後，時常接到她的稿子，每篇俱都是那麼動人，有些作家和讀者，都來信問署名紅葉的究竟是誰，余朝暉一一回信說：「連編者還願意知道呢。」如此過了好多時候，也不知紅葉到底是誰。以後，又沉寂了，紅葉的稿子不再寄來，幾乎快有一年的樣子。余朝暉想：也許紅葉出外了，也許她死了，雖然不希望她死，但看她的作品裏，充滿着悲哀悽楚的情緒，是容易自殺的。余朝暉每想起來，雖然並沒見過面，不知其姓名，但因爲愛她作品，所以不時的懷念愛人。他感到他自己也是感情人物了。偶爾翻閱舊報，看到紅葉的作品，那種情

婉秀麗，腦子便顯出一個美麗的女人來。可惜這只是理想，真的本人是否如理想這樣，就不可知了，這天忽然接到一篇稿子，他認識是紅葉的筆跡，可是他一看署名，却不是紅葉，而是「曉寒」，她想，這一定是紅葉在鬧玄虛，或是爲了不得已的緣故，而改署名，他一看稿子的內容，是一篇短篇小說，用意和用句，却都不像紅葉的作品，他却奇怪起來，明明是紅葉的筆跡，雖然紅葉的作品已隔了一年沒見，但是她的筆跡却看得熟了，不會忘記的。後來他又想，既然她不肯露真姓名，也就不必研究了，反正來稿就登完了。這篇稿子登出去之後，果然又寄來一篇，仍是小說，他想紅葉是喜歡作詩，這次盡是小說，大概是改了作風。他看這篇稿子後邊，附着通信，仍沒有姓名，但有了通信處那就好多了，他便按照通信處的地址，寫了一封信，在他寫信的時候，很費了一番斟酌，先想直接就寫紅葉，後來一想不好，萬一她不是紅葉，或是紅葉而她不承認呢？於是他寫道：曉寒先生：大作拜讀，十分銘佩。尚望將尊姓名示下，以便異日叩謁。以前署名紅葉者，不知是否爲閣下。」簡簡單單的寫去了，居然得到回信，回信說：「編者先生，承您過獎，愧不敢當，以後尚希多多指教！曉寒姓楊，紅葉並非鄙人，特此奉告。」余朝暉一看，簡直打入悶葫蘆中了，他有這位的筆跡，果然不是紅葉的筆跡，可是她的稿子却是紅葉的筆跡，這是怎麼一回事呢？是她故意閃爍躲避，還是真的是兩個人？既是兩個人，爲什麼稿子的筆跡却是一樣的？他好奇心起，非要探個究竟不可，遂又寫了一封信道：曉寒先生，接到大札，知道您和紅葉不是一位，但是您的稿子，與紅葉的筆跡酷似，這是什麼緣故呢？我想即或您不是紅葉，也必與紅葉有關係。

「請您不憚煩的告訴我，紅葉究竟是誰，我對於他的作品太欽佩了，所以才有這樣冒昧的問。」這封信得到回音，他的疑惑解釋了，信是這樣說的：「編者先生：我真佩服您的眼力和您的聰明。稿子的確是紅葉抄寫的，因為她是我的同學，她到這兒來，看見我正在作稿子，所以她幫助我抄寫。不過紅葉究竟是誰，恕我不能告訴您，因為我還沒有得到他的同意，再談吧！」合着紅葉是誰還不知道。他想，為什麼紅葉這樣諱莫如深的不肯露真姓名呢？既然能給人家抄稿子，為什麼自己總不寄稿子來呢？於是他又給楊曉寒寫信，問紅葉為什麼不寫稿子，他說：「因為我們渴望她的大作頒來，所以竟這樣麻煩您了。」信又回來了，說：「紅葉因為不得已的情形，不願意把姓名告訴您，稿子她說因為懶，不願意寫，不過我一再催促她，說編輯先生非常着急呢，她已經答應寫了，大概過幾天您便可以接到她的作品了。」余朝暉一見，十分喜悅，遂給楊曉寒寫了一封信道謝，並約她見面一談，希望交個朋友，他以為楊曉寒一定來回信的，誰知等了幾天，回信並沒有來。他很奇怪，怎麼這個楊曉寒和那個紅葉是一個毛病，閃閃躲躲的？大概這個楊曉寒就是紅葉，她故意這麼弄玄虛。可是弄這玄虛有什麼用呢？她幹麼要弄這玄虛呢？想了半天，不得其解，這天他騎了自行車，故意繞個圈子，走在楊曉寒門口，一個路西的門，門開着，他望見了二門，他希望楊曉寒這時從裏面走出來，可是裏邊並沒有出來一個人，自己老站在人家門口也不像話，他一想，何不拍門進我楊曉寒，作為拜訪，也沒有什麼呀。他剛要叩門，跟着又一想，不好，她既然閃閃躲躲，就是不肯見我，何必硬碰釘子？算了罷，將來有緣再說吧！他悵然又望了望門，騎車走了，